



原鄉好藝 · Native and Creative

編織一片安住，堆疊一個等待 2020年臺東「漂鳥197縱谷大地藝術季」

Weave through a Comfy Life, Hold up for a Stacked Art
- 2020 East Rift Valley Land Art Festival in Taitung County

文·圖/吳姿瑩 Wu Tzu-yin

縣道197號蜿蜒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夾道，從池上市區至關山一帶是「漂鳥197縱谷大地藝術季」的農舞臺。本文介紹今年縱谷大地藝術季中，以自然素材和工藝技法所完成的五件作品，細究藝術家如何詮釋自身、環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。

編織一片安住

〈我想要有個家〉由現居臺東市的噶瑪蘭族藝術家陳正瑞創作。有感於大波池豐富的鳥類生態，配合西側原有的設施「賞鳥屋」，創造出可供鳥類駐留、棲息的聚落。「牠們對這些裝置熟悉以後，或許會真的把這裡視為安心棲息的地方。」在一片池水、植物與藍天交織的豐富藍綠色調，桂竹與藤箴的咖啡暖色系，創造觀眾視線停留的焦點。



1
2

1 陳正瑞 我想要有個家 2020 桂竹、黃藤、金屬巢狀作品的前端，有一個由竹箴與黃藤圍繞的大橢圓，陳正瑞說：「這是一個地標，引導天上的飛鳥，安住的地方，到了！」

2 吉田敦與助手們合影。因為藝術季第一次造訪池上，發現人與大自然的距離原來如此緊密，「池上的天空很寬闊，可以看到很遠的雲，當鳥雲出現在遠處，就知道在下雨之前還有多少工作的時間。」



早期以木雕創作知名，近年陳正瑞轉向竹、藤、石等自然素材的大型裝置藝術。「小時候，跟著長輩到山裡取材，長輩教我們辨認——這是什麼，可以怎麼吃、怎麼用。當這些材料運用在創作上就比較有經驗。」

巢狀編器的骨架由生鐵焊接而成，架構完成後移置大坡池，陳正瑞依著草地緩坡、湖面、樹林之間帶來的感覺，決定編織纏繞的造形向背，以及六個巢狀物之間的對應關係。以亂編法隨性穿插，不規則的線條有如素描筆觸，交織出迷離的光影變化。

堆疊一個等待

〈*Waiting*〉由出身日本群馬縣、目前定居彰化的吉田敦所創作，延續1995年以來的「巨人」系列。「巨人代表大自然與人類的中介，是個如精靈般的存在，當人類過度傷害自然，巨人就會發出警告。」

大坡池是個讓巨人想要休息的地方，他從很遠的地方旅行至此，坐下來、喘口氣、等待。「就像現在全球嚴

峻的疫情，只能等待一切好轉。」其實這也是吉田敦生命經驗的投射，曾經受傷臥床月餘，等待康復時體會焦慮根本無濟於事。所以等待的同時，巨人學會閱讀星象、欣賞風景中的細節變化，「我想用這件作品，讓大家注意到巨人眼前的鷺鷥林。」等待不好的事情過去、等待美好的事物來臨，白鷺鷥成群飛過的壯觀，也是需要等待的風景。

巨人身軀以檳榔樹段排列，吉田敦邀請人們以另一個角度，認識這個被汙名化的植物。「檳榔樹幹有著美麗的斑點，對我而言，是臺灣風景中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沒有檳榔樹就不像臺灣。」

以都蘭為創作基地的阿美族藝術家范志明（Talaluki），在創作每件作品之前，必先對當地進行田野調查，「要了解環境、文化、產業，重點是去感受當地的人。」〈何時阿公〉的創作也不例外。范志明為作品詮釋寫下詩句：

1 | 2

1-2 范志明 何時阿公
2020 金屬、漂流木、
稻草、竹子、檳榔葉鞘
與麻布袋

曾經的記憶都不再了。
何時，魚簍不再裝著豐美魚蝦，
何時，池面不再承載輕舟竹筏，
何時，池水不再寬廣壯闊，
何時，身邊圍繞嬉戲的孩子、孫子，
他們已長大遠離，
不知不覺中，一切就這樣靜默淡去。
如果可以，
你能否也像我的孩子般，
陪我，坐一會。

〈何時阿公〉是范志明首次以人類為形象的大型漂流木創作，在成千上萬各具姿態的漂流木中挑選最佳的排列組合，摹寫雙眼洞見世間的穿透性。採用個性強烈的漂流木創作，隱含「人類干預自然」，訴求「尊重漂流木留在海邊的權利」。他反對極端的淨灘，「在海邊堆疊成山的漂流木，是許多生物的養分和藏身繁衍的庇護，是海岸生態豐富的關鍵。限制人們撿拾漂流木烹煮、取暖、創作，是扼殺環境的自然循環與文化的創造。」

早期池上鄉民以漁獵維生，在大坡池上方的緩丘地帶形成聚落，是池上地名的由來。之後人定勝天的開發觀念主導，填土、排水、造田，大坡池曾經限縮到日治時期的十分之一。

以垂釣的老人寄託唏噓、不捨、回憶、期盼的心情，「大坡池的心裡會怎麼想？它曾經把美好的環境供給人，可是人們對崩壞的環境麻木不仁，何時才能回到美好的過去？」〈何時阿公〉帶著洞悉世間的眼神，勞動的筋肉是歲月滄桑的痕跡，他是大坡池的化身，也是世世代代乘著竹筏捕魚、依賴這方池水餵養口腹與心靈，老去凋零的人們。

〈何時阿公〉與〈Waiting〉

兩件作品的尺度與姿態相似，又只相距幾百公尺，形成有趣的對照。范志明說：「兩件作品都在訴說等待與期盼，這個不約而同代表此刻時空裡相似的感知，我們傳遞的很可能就是當下的普世價值。」如同吉田敦所言：「『等待』是人類的本能。」

挖掘深埋土地的記憶

香港出生、加拿大成長、臺東定居的藝術家葉海地（Heidi Yip），大半生的狀態與四海為家的漂鳥相似，數年前，就曾經創作以〈漂鳥記〉為題的編織作品。隨著丈夫拉飛·邵馬（Lafin Sawmah）回到長濱鄉阿美族部落定居，身為畫家首次挑戰大型裝置藝術，延續阿美陶的古老技藝與傳統精神，並在當代藝術創作的觀念與手法中實驗新的進化，由致力於復振阿美陶的藝師Hani技術指導。

為了與池上有更深刻的連結，葉海地在靠近萬安磚窯場的山裡採土，帶回部落由媽媽們協助理土礦，遵照傳統作法以人力搗土，經捏塑和野燒工序，完成七百多片曲翹的陶片，表面起伏著脊骨似的紋理，並刻意留下手路指紋，野燒產生的火痕與炭燻，彷彿遺骸化石或考古遺跡。

「與部落媽媽一起搗土，喚醒她們對於自己的價值、文化，以及與土地的連結，喚醒她們思考一些事情。我認為這是復育、把精神抓回來，搗土的過程似乎搗出她們靈魂深處的呼喚。」

葉海地將陶片排列成圓形，以苧麻繩串起吊掛，形成多層次通透的簾幕，圓所框限出來的甬道，聯結她與阿美族製陶婦女、觀者與阿美族人、當代藝術與阿美陶、人與土地……還有更多的連結等待觀者去發掘。



- 1 葉海地 溯土 2020 陶土、麻線
考慮陶作的脆弱，選擇在池上農會舊穀倉發表，這個充滿歷史感的老空間，建築上方還保有老檜木製成的輸送裝置。
- 2 葉海地的〈溯土〉局部
- 3 Lufin Sawmah 拾火 202 原木、漂流木
作品設置在萬安魏家庄的一處有機田

與土地接通

長濱長光部落阿美族藝術家拉飛·邵馬的作品〈拾火〉（Kalo'orip），汲取百年前發生在電光部落的「雷公火之役」為靈感。「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即使是激烈傷痛的，他們團結起來，利用有限的資源抵禦外敵。雖然是不同社群的阿美族，但大家的精神在早期都蠻像的。」

「我很好奇他們怎麼知道可以這樣用，電火石會產生乙炔，放在竹筒裡點燃爆炸出巨大的聲響。這種事情，是必須與土地相處好一陣子才可能學會，這就是『與土地接通』。」

Lafin將這些「精神性的東西」託付在巨型的人類頭像裡，頭髮與鬚鬚如昇騰搖曳的火焰。「火象徵傳承與意志，是人類文明歷史的開端。臉孔借用我自己顴骨、眉骨突出的阿美族面貌特徵。他不是一般人類，是大地、海洋與神靈的集合體。」

集成材雕刻的手法，克服大型木料的稀罕難尋，也豐富材料的物質性。「不同木材的堆疊，有紋路不一的變化，比一件單體雕塑來得有趣。隨著時間，木頭顏色變深，就好像臉部表情發生變化。」

自然的再發現

閱讀這些作品，瞭解藝術家們關心的不是觀光可以帶來什麼樣的人潮，也不是如何振興經濟或創生地方，而是提供他們親身經歷、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，在自然環境裡的藝術品，其實是一種媒介，讓人們再度發現自然。透過藝術家的眼睛，望見藝術季裡真正的主角是環抱著我們、卻經常被我們漠視的大地之母。🌿

